

艺术持久战

Incessant Art War

◎编译：曾滢媛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Zeng Yanyuan

今年已经四十六岁的彼特斯说：“艺术是一场持久的战斗，而它往往会取得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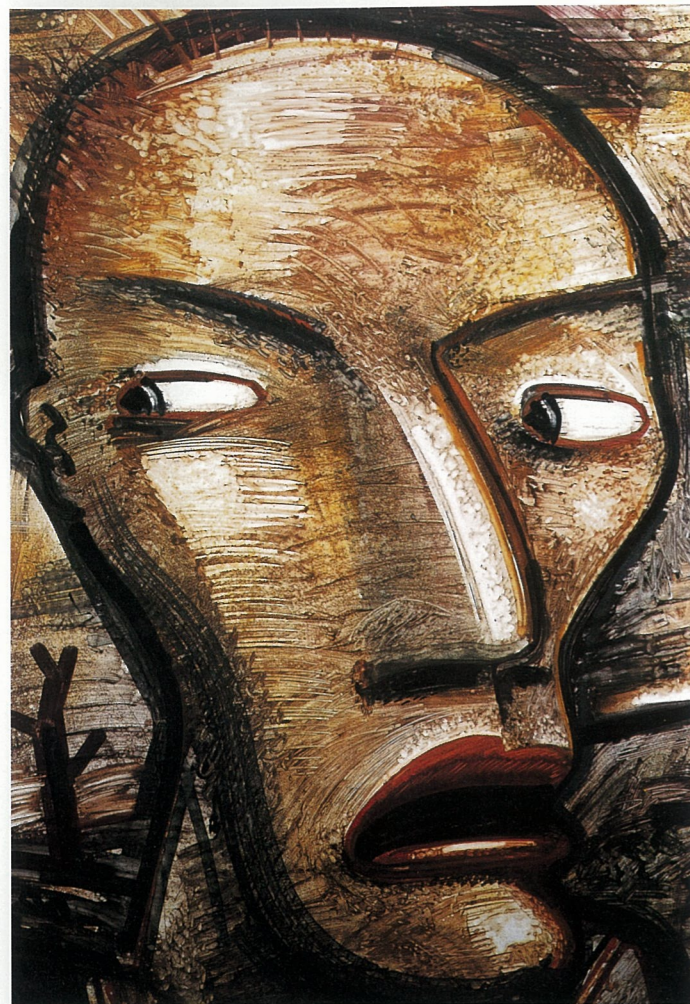
在巴黎，汤姆·彼特斯是一个穿着白色外衣，为旅客提供开胃食品的普通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饮食公司里来回地奔波；但是在他位于洛杉矶汉考克花园地区的家里，彼特斯是一个积极的艺术品收藏家。作为一个出生并成长在加利福尼亚，以包办伙食为专职的人，彼特斯也许并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不同之处，但他在过去的20年里，却建立起一个令人惊叹的艺术收藏王国——拥有700多件当代艺术作品，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与日俱增。

在彼特斯的私人空间里，艺术以无处不在的姿态呈现出来——客厅的四壁，挂满了拉瑞·皮特曼 (Lari Pittman)、夏瑞·艾利斯 (Shron Ellis) 和汤姆·拉杜克 (Tom LaDuke) 的小幅绘画；炫目的彩色肖像照片出自于美国女摄影家凯瑟琳·奥比 (Catherine Opie) 的镜头；而明亮的红色聚乙烯雕塑优雅地散落在房间的角落，它们的创作者是曾经参加了2002年惠特尼双年展的年轻艺术家罗克·潘尼 (Roxy Paine)；至于那件看起来似乎毫不起眼的雕刻，则是卡兹大平创作的仿真破旧扩音器。在客厅一侧的走廊，威廉·温戈曼 (William Wegman)、汤姆·弗瑞达曼 (Tom Friedman)、肯·丁格尔 (Kin Dingle) 和雷蒙德·佩特伯恩 (Raymond Pettibon) 的作品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一直延伸到厨房和浴室。浴室被设计成一个开放的空间，一个巨大的眼球将流动的身影投射到浴室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托尼·奥斯勒 (Tony Oursle) 的作品“妈妈的男孩”。它成为整个房间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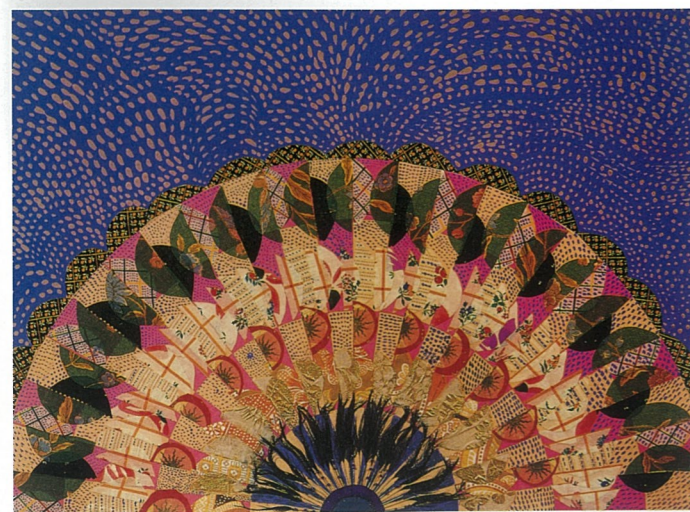
当有收藏家、博物馆赞助人或学生来到彼特斯的家时，彼特斯会将走廊、楼梯间和邻近他住宅的地方放满艺术品。待客人离开后，彼特斯再从走廊、楼梯间把艺术品搬回到房间，让它们倚着墙壁，或在沙发、椅子上堆好。彼特斯抱怨他喜欢还原他的空间，但他还是不断获得新的作品——虽然是“偶然的”，就像他摆放它们一样。他解释说：“我的家庭保留着每一样东西，从完好的古董到垃圾。”然而他对当代艺术的感觉是从事食物行业的结果——彼特斯年轻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药剂师，像他的父亲一样。70年代中期，他被招收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大学，后来转移到公共管理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在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的客户餐饮部工作。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彼特斯发现通过和馆长的闲聊，以及博物馆深厚的艺术氛围已经不知不觉地增长了他对艺术的准确认知度和审美眼光。

彼特斯的第一次购买，是在80年代初期，买的是帕特里克·纳格 (patrick Nagel) 的商务印刷品。他说：“它是一个开始，它教给我许多关于版画的复制术。”但当他开始他自己的饮食业生意时，创建了一个名为“汤姆·彼特斯社交沙龙”，由此建立了一支由重要商家组成的艺术品观赏队伍，包括马戈·里文 (Margo Leavin) 画廊和罗塞麦特·费塞恩 (Rosamund Felsen)，彼特斯越来越趋向于收藏带有挑战性趣味的当代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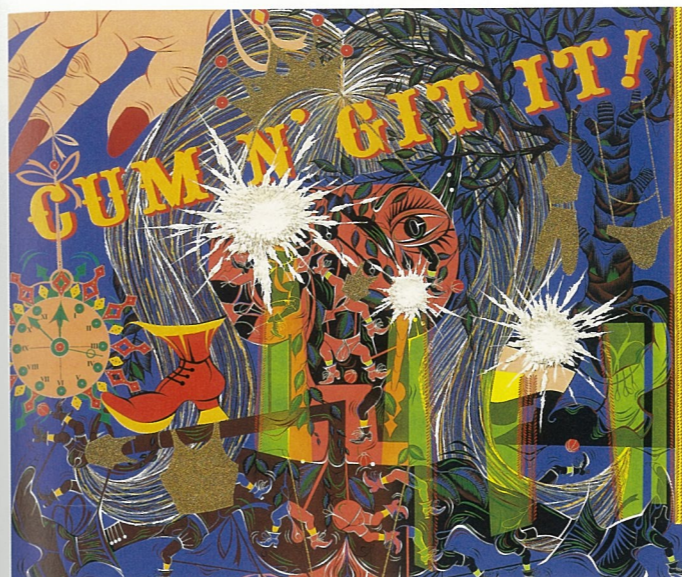
在收藏艺术品的日子里，彼特斯对艺术家的选择都是跟随他自己的艺术知觉，而不会因为评论的影响或媒体的炒作而动摇。他的简单规则就是“用你的眼睛和心去买，而不是你的耳朵。”



小偷 单版画 罗伯特·朱迪



所有有意图的扇子 综合材料 米里亚姆·斯查皮诺



无题#15 丙烯 拉瑞·皮特曼



两个女人和一个灯泡 丙烯 吉恩·鲁斯汀

收买当代艺术 Suborning Contemporary Art

◎本刊编辑部 Our Editorial Board

“尽管这是近乎疯狂的，但它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安吉塔常常疑惑是什么驱使她在收藏中保持疯狂的速度。因为就连她也很难想象出在她和伯祖·扎布鲁多茨的家里已经塞满了2000多件当代艺术品。

他们的家在伦敦的北部，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说，这是一个收藏的胜地。在他们的屋里，作品都简单地悬挂在墙壁上，然而即便是这样，房间的每一个空间还是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有一幅描绘艺术家在她两脚间挖掘金钱的作品放置在浴室里。一件杰夫·昆斯的由气球做成的关于狗的雕塑则恰如其分地放在了孩子的活动空间里……

当然，安吉塔也会每两年改变一次作品的悬挂方式，并且是有主题性地展示作品。近来的作品主题主要是关于乡村题材和德国艺术为中心的，同时肖像画也成为他们近来关注的焦点。

在最近的一次展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保罗·罗伯 (Paul Noble) 的影像作品在客厅前门流动，作品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虚构的城市空间，在充满阳光的客厅中有如今世界排名第一的艺术家格哈特·里希特 (Gerhard Richter) 的一张经典作品，还有在楼上靠近卧室的地方则展示着两幅由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 (Andreas Gursky) 创作的大型摄影作品。然而有所不同的是在这对夫妇的卧室中放置的作品却不是以主题的形式展开的，这个私人空间被他们用来保存他们喜爱的作品：一件是由盖瑞·胡曼创作的大型作品，在铝材上绘制的水仙花；另一件是小型的作品，是由彼得·多格描绘的田园生活景象。“我从来没有从多格那里得到一张大点的绘画作品。”作为一名艺术的狂热者，安吉塔也往往会因为没有收到艺术家更大的作品而如此“抱怨”，基于此，她现在宁愿将眼光投放到更年轻的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上。

安吉塔和伯祖·扎布鲁多茨夫妇的收藏十年如一日，但是他们的兴趣燃烧点却始于一场纽约的旅行。在那次旅行中，他们被现代艺术博物馆1990年的展览“高与低：现代艺术和流行文化”所感动。于是在1994年，他们开始了第一次艺术品收藏。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搜寻现代艺术家的作品，但是后来就转变为当代艺术，因为在他们看来，当代艺术品较之于现代艺术品而言，它通过媒介展示出独特的摄影术而更具艺术的感染力。在整个艺术品收藏的过程中，安吉塔可以自由地选择艺术品来收藏，没有任何经济上的顾虑，因为出生在芬兰的丈夫是一家公司的主管，毋庸置疑，丈夫就成为了安吉塔强大的经济后盾。

塔特能够运用多种不同的资金增长计划支持那些对当代艺术作品收藏感兴趣的人。安吉塔说：“我们是塔特成功经历中的一部分。”“在我们周围，塔特有他们的武器，同样地他们依然还会这样做。”这对夫妇将他们每年大约一半的艺术购买预算放置到一边，去支持塔特公司的计划，他们也常常支持伦敦的一些公共机构，如斯普泰恩 (Serpentine) 画廊，怀特夏普 (Whitechapel) 画廊和卡姆登艺术中心。

在第一个十年收藏结束之后，安吉塔开始进一步深入思考他们的收藏行动，她认为时下最关键的就是转变在收藏中的身份，同时她认为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某个基金会能在伦敦不为众人所知的公共机构和没有使用当代艺术的公共空间举办一些当代艺术展，因为在安吉塔看来“我们的收藏是娱乐的，但是时代却让我们在世界上成为标榜的偶像和当代艺术的左右者。”